



边看边聊

美国人喜欢说“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”，这句话如按我的理解，绝不能正儿八经地译作“按你舒服的方式来，而要翻成通俗的“怎么舒服怎么来”。为什么呢？如是正经的口吻，好比在国内做客，虽然主人嘴上挂着“自己人，别见外”，但客人仍备足礼节，谨言慎行。而当美国人说这话，他们确实要你感到舒适自在。

就拿图书馆来说，我很惊讶这里的沙发都配有脚凳！美国学生入座前很自然地拖脚凳到身前，两只脚往上一搁，方才展身阅读，身体的舒展作为精神舒展的前提。这与我的脾性很相合，因我幼年读书总喜欢拉茶几来搁脚，被母亲戏称为“脚跷皇天高”。是没规矩的表现，我也常在地上“箕踞”或“胡坐”，但从古人对此两种坐相的称呼就能听出轻蔑的意思，当然又遭母亲责备，我虽性喜读书，但久坐于我更近于受刑。

美国学生怎么坐的都有，高起的吧台座常见到穿紧身裤的白人女生盘坐上方，某些沙发的配套脚凳不知去向，有学生索性侧倚沙发一边，把两条腿挂到沙发另一边的扶手上。耳濡目染，我来此两月已把母亲打小灌输给我的“坐如钟，站如松”抛诸脑后，今天怎么坐都不舒服，索性就把沙发后挪，两条腿跷到写字桌上，顿时神清气爽，我就如此“脚跷皇天高”读了一下午

人到上海，常有人问我你最向往的上海东西是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说：上海早餐……

莘谭路上的早餐

项明华(美国)

上海的早餐比美国的丰富多了，与三十年前上海的早餐相比也增色不少。我居处附近的莘谭路是典型的一条早餐街，一条近500米的小街单早餐店摊不下二十家。我经常去光顾的有六七家，而其中两家的东西我可以说在上海滩应得头魁的。

中式的早餐，什么大饼油条等都只有亲临店内，候在锅边，待它一离锅你即尝吃，那时味道是最佳的，一旦你外卖带回家，即使是四个轮子飞奔，口味仍大打折扣。候在锅边有一种馋涎欲滴的感觉，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。为你进食鸣响了前奏曲，等到把大饼油条上锅，再配以一碗咸浆，你的内心感受一定是人生的享受大概就是这些了。

咸浆是上海特有的品种，北方和西南等地都吃不到咸浆，它是在浆中放入虾皮、碎油条、葱花、榨菜末，及酱油和醋的混合物，滚烫的热浆入碗后，慢慢会在碗中起花，最后结成团糊状物，老上海人都好这一口。

佐咸浆的早餐我首选是这里的葱油饼，它和一般商店及家庭葱油饼不一样，一张饼直如一个大面盆，放入一个有盖的电锅内烘烤，三分钟就出一炉。尽管效率这么高，但店前总有人排队，好吃呀！远近闻名，饼极薄，上下二面是脆层，中间软糯层仅2.3毫米，葱花很多，葱香，油香，咬一口的感觉是有活吞下去的欲望。我曾经带领过很多朋友来品尝这家葱油饼，有的朋友大概热爱这味道，还对他家附近的葱油饼摊主抱怨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学学人家怎么做饼呀！

另一种我青睐的早餐是十味菜饭团。这个名字是我起的，因为这饭团内的材料太丰富了，老油条、肉松、榨菜、酸菜、白糖、咸蛋、白糯米、紫糯米，吃进嘴里，舌尖上的感觉是一种混合的如交响乐那样的美，甜酸咸辣脆糯香各个味道就在你舌尖上演奏奏饭交响曲。我在上海看电视，也有介绍上海几家人气旺的菜饭团的店，我特地驱车前往，结果总是让我失望，他们真的无法和莘谭路这个小店相比。

当然我最想推荐的点心是萝卜丝酥饼，那是一对南京来的老夫妇的特产，说它为特产，因为萝卜丝饼在上海太普遍了，十家本帮餐馆九家有此点心，但真正能将这看似简单的物件做得出神入化与众不同，那就是造诣了。大部分人在萝卜刨成丝后，撒入盐屑和葱花，待萝卜丝出水后会将萝卜丝捞出，然后挤一下，太湿不易包馅。但是一挤萝卜丝会成干渣渣的拖把布。行家是不挤水的，只是把水挤去，让馅仍保持充分水分。松酥鲜脆，吃他们的饼，光一个你是不肯罢休的。我一直开玩笑怂恿他去参加电视台的点心比赛，我可是认真觉得他们会得奖的。

莘谭路上这些店大部分都没有店名，大都是两个摊挤在一个店面下，而所有的摊主清一色都是外地人，不，新上海人。他们将上海的传统早点推陈出新做得有声有色，老上海都为他们跷起大拇指。他们是老上海的新鲜血液。

的书，浑然不觉时光的流逝。

另一让人舒适的细节在于每个阅览室竟都允许食物入内！我起初特别欢喜，边吃饭边阅读一直令我心向往之（是的，母亲不许，斥此为“一心二用”）。但很快就觉察出这条“开放令”的不妥，无论早晚，身边总有人发出窸窣窣的撕包装袋或咀嚼食物的声响，这也加速我的唾液分泌，弄得我经常读书

怎么舒服怎么来

钱佳楠

到一半，忍不住到图书馆一楼的餐厅买零食解馋，长此以往，我实际摄入的热量远高于我的所需。

你可能会说此想怪不得美国的胖子这么多，倒也不尽然。事实上，怀抱这种成见的我来到爱荷华的第一印象是，这里的人身材好极了，简直是行走的古希腊雕像！我有位朋友最近去了纽约，首要的疑惑也是：美国的胖子哪儿去了？

虽摄入热量高，但他们几乎全民健身，我来后也不能免俗。但我发现，我花在健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远高于花在食物上的。这与东方固有的逻辑相抵牾，早知吃多后还要把脂肪甩掉，别吃这么多不就得了？

诸葛亮晚年写给爱子的《戒子书》字字珠玑，其中有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，此两条准则一直为东方文化所推崇。此处的“修

身”固然偏指精神层面，但于身体层面也能讲通，譬如养生，中国自古的长寿楷模是龟鳖，以静制动，我们的运动（如太极）讲究缓柔，与西方对速度与力量的追求不同，我们笃信人的精力应当汇聚而不可涣散，所谓“精力”，不仅隶属身体，也隶属精神，节制物质上的欲望也助于精气神的凝聚。

到了当代，这种思维方式似乎已被时代厌弃。我跟母亲大谈美国人允许图书馆进食背后的生意经，因相互诱惑，于是走廊上的自动贩售机，一楼的餐厅，乃至健身房都生意兴隆，学生也有更多兼职的机会——我见证的是泛滥于全美的消费主义的一隅，而如今在中国，我们都乐见消费给经济注入的无限活力。

不过，这种无限追求舒适，放纵欲望的方式是否真的更优越？难讲。一次几位美国朋友聊起环保的话题，手指桌上标有“可回收”字样的一次性纸杯说，环保已变作一门赚钱的生意，“可回收”促使所有人毫无忌憚地使用一次性产品，每年的生产量达天文数字，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这么多纸杯。

是环保，还是浪费？是享受欲望的乐趣，还是已沦为欲望的俘虏？

这些问题于我是无解，但我不知不觉已把双脚放回地面，耳旁是母亲的告诫：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

上海的中山环路

段炼

1928年起，上海特别市政府开始修筑中山路，主要就是今天的中山北路和中山西路这一段。该路北起闸北交通路，南端与沪南地区的龙华路相

衔接，再向东经康衢路直通中山南路。这样一来，大大便利了闸北与南市两地的交通，也构成了对租界的包围之势。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，原属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黄浦滩路、南黄浦滩路和中

山北路，遂恢复中兴路原名。除此之外，上海还有逸仙路、纪念路、香山路，都是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马路。

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中山路，上海的中山路呈环状，由中山东一路、中山东二路、中山南路、中山南一路、中山南二路、中山西路、中山北路、中山北一路、中山北二路组成，全长28.68公里，围绕中心城区。一般认为，中山环路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修筑的，目的是为了阻止租界的无限扩张。其实，中山环路是先后分段辟筑而成的，其中最早的一段是中山南路，这也是上海华界市政机构辟筑的第一条马路。

1843年上海开埠，英、美、法列强相继在县城以北强辟租界。1846年，英租界成立道路码头委员会，开始铺石筑路，是为上海近代马路建设的开端。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已初步形成了通达有序的道路系统。而上海华界直至1895年才成立了南市马路工程局，并于次年沿黄浦滩开筑马路。因地处江岸，为防止潮水冲刷路基，故先用杉木打桩，再以泥土夯筑，上铺平整的石块。1897年11月27日，全路竣工通车，为国人自建的第一条现代马路。该马路北起十六铺，南至南码头，全长804丈，路面宽约3丈，名为外马路，俗称南市大马路。外马路筑就之后，黄浦江堤岸更为牢固，并逐渐向外形成滩。1906年，南市马路工程局又在新涨出的黄浦滩边修筑马路。这样一来，新筑的马路成为外马路，原来的外马路则变成了里马路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，上海华界市政当局将里马路改名为中山南路，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

自台北重庆南路一段转入武昌街，信步不远，在右手方向就可看见武昌街七号“明星咖啡馆”的市招。明星咖啡馆一楼是卖面包小点的，其中以俄罗斯软糖口感最为特别。右侧楼梯拾级至二楼，先可看见一帧一帧现代文学文人的照片，不难想象昔日斯文常在兹盛况。

在临街靠窗的位子坐下，这可是诗人周梦蝶当年常坐的一隅。一杯白俄的咖啡，轻烟袅袅，在午后的阳光里忽隐忽现。听说蒋经国和他的夫人蒋方良常来此地，说是这里的俄国食物、点心和咖啡地道，可解蒋方良一丝一缕的乡愁，因为她是俄国人。

明星咖啡馆在五六十年代是台北的文化地标，许多文艺界的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等等都常在此处聚会，台北的文化就这样生根枝蔓。白先勇曾这样说：“台湾六十年的现代诗、现代小说，属着明星咖啡馆的浓香，就那样，一朵朵静静地萌芽、开花。”

台北二路，并将康衢路和龙华路分别改名为中山南一路和中山南二路，最终形成了围绕上海中心城区的中山环路格局。

在原先的闸北区，也曾经有过一条中山路，就是今天的中兴路。这条马路东起横浜路，西至交通路，全长3196米，系1912年填没虬江和1921年填没横浜筑而成。取名中兴路，蕴含中华民族振兴之意。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中山路。1930年辟筑今中山北路，遂恢复中兴路原名。除此之外，上海还有逸仙路、纪念路、香山路，都是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马路。

周梦蝶确常在书摊或倚柱或踟蹰冥想，渐渐成了这器闹市中的一支清莲，一度风景。而这“风景”直到1980年5月，因胃溃疡、十二指肠堵塞等综合病症，周梦蝶动了手术，胃割去了四分之三，体重只剩37公斤，体衰力弱，21年的摆卖书摊生涯，因此不得不结束。

而9年后，明星咖啡馆也结束营业，整整40年弹指悲欢皆止于一瞬。后来在歇业15年后，于2004年7月重新开张，当年常在此徘徊的文青，在那天多顶着苍苍白发而身至，重溯当年的身影尘梦。周梦蝶也写了一张“万顷烟波一叶行，一波未了一波生。无端夜宿芦花岸，错认芦花是月明。诗僧八指头陀句，公元二

00九年三月十日，为Miss简静惠之尊翁锦锥先生书，周梦蝶”的书法送给明星老板，这字如今长悬于咖啡馆里，依旧日复一日，随日影月移，明暗起灭，然周梦蝶已过世两年了，见此依依，不免有人琴之痛。我问过周公，在明星咖啡馆歇业期间，他除了每周三下午五点到九点会到长沙街2段41号的“百福奶品”静坐读书会友外，是否还有到别处去写作？周公说：“于2001年便没去百福奶品，而在2002年阴历四月间，每天都坐第一、二班车到台北天水路14号的‘南施咖啡厅’，先买两份报纸坐在店门口看，待店家开门营业，一坐就一天，写《石头记初探》，有时有成绩，有时没有，曾

1959年周梦蝶开始在明星咖啡馆楼下摆起卖旧书的小书摊，董桥先生说：“从前在台南读书，放假上台北的时候，看过周梦蝶，他的书摊卖的是些旧书，全是文学类，那时看他一个人默默坐着读书，都不敢打扰。”周梦蝶确常在书摊或倚柱或踟蹰冥想，渐渐成了这器闹市中的一支清莲，一度风景。而这“风景”直到1980年5月，因胃溃疡、十二指肠堵塞等综合病症，周梦蝶动了手术，胃割去了四分之三，体重只剩37公斤，体衰力弱，21年的摆卖书摊生涯，因此不得不结束。

而9年后，明星咖啡馆也结束营业，整整40年弹指悲欢皆止于一瞬。后来在歇业15年后，于2004年7月重新开张，当年常在此徘徊的文青，在那天多顶着苍苍白发而身至，重溯当年的身影尘梦。周梦蝶也写了一张“万顷烟波一叶行，一波未了一波生。无端夜宿芦花岸，错认芦花是月明。诗僧八指头陀句，公元二

00九年三月十日，为Miss简静惠之尊翁锦锥先生书，周梦蝶”的书法送给明星老板，这字如今长悬于咖啡馆里，依旧日复一日，随日影月移，明暗起灭，然周梦蝶已过世两年了，见此依依，不免有人琴之痛。

我问过周公，在明星咖啡馆歇业期间，他除了每周三下午五点到九点会到长沙街2段41号的“百福奶品”静坐读书会友外，是否还有到别处去写作？周公说：“于2001年便没去百福奶品，而在2002年阴历四月间，每天都坐第一、二班车到台北天水路14号的‘南施咖啡厅’，先买两份报纸坐在店门口看，待店家开门营业，一坐就一天，写《石头记初探》，有时有成绩，有时没有，曾

记得当初周公得了文艺奖时，时报要得奖者出一传记，当时周公心里曾想起三位女作家为他执笔，后来周公对我说其中又以罗任玲为第一，这似是后话。

罗任玲曾写过一篇访问周公文章说：“写《红楼梦》眉批的念头，早在他还住外双溪时就已形成，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”一本《红楼梦》眉批悬念二十年方成，是多不容易。

记得当初周公得了文艺奖时，时报要得奖者出一传记，当时周公心里曾想起三位女作家为他执笔，后来周公对我说其中又以罗任玲为第一，这似是后话。

记得当初周公得了文艺奖时，时报要得奖者出一传记，当时周公心里曾想起三位女作家为他执笔，后来周公对我说其中又以罗任玲为第一，这似是后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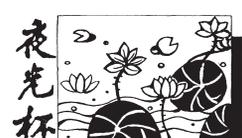
托莱多曾是西班牙的古都，那沉甸甸的历史底气显而易见。只要看看那些相貌老旧、纵横交错的小街，商铺毗邻，人头攒动，感觉昔日繁华的风韵犹存。

在托莱多的小街徜徉，引起我特别兴趣的，是各条小街小巷上空的布幔，天幕似的悬挂着，高高的，长长的。这些布幔大多是浅棕色，当接受阳光时，就变成淡黄色，柔亮了许多的布幔并没有完全遮盖天空，阳光会从两侧窄窄地照射下来，把街屋的窗台、壁灯，把商店、餐厅和客栈，把如织的游人，辉映得明暗斑驳，影影绰绰。

我之所以对托莱多小街的天幕感兴趣，是因为这使我想起以前的家乡小镇，也就是作家叶文玲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她的家乡小镇。这个东海边的小镇，记得我小时候，每年都要举办“春季物资交流大会”，有各地的生产、生活用品摆摊大卖，也有搭台唱戏、抬阁游行等乡俗文艺活动，更有五花八门的小吃香味弥漫。

那时小街两边的店家门前都增设了摊位，每个摊位上空都挂起乳白色的布幔，俗称“遮凉”。这些长方形“遮凉”几乎遮了整条小街。“遮凉”底下那些小吃对我诱惑最大，使我忍不住尽情挥霍零用钱，饱享口福，诸如肚脐饼夹肉、鸡蛋煎麻糍、九层糖糕……现在回想还垂涎三尺呢！

摄影



夜光杯

灰心了一阵子，但还是强打精神，一写就写了三四个月，最后总算完成，在家以毛笔誊抄了两个月才完稿。这就是后来九歌出版社出的《不负如来不负卿》。

我曾想看原稿，但周公说这原稿已不在手中：“我抄完后，有一天向明与一位欧阳小姐来访，向明突然问起书稿一事，我真不知他为何知道，向明说：‘我知我不应该问，但还是要问。’我说我刚抄好，他说：‘原稿不可交给出版社，你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写，万一弄坏了，不就糟蹋了。交给我，我负责帮你处理，原稿影印一份寄出去。’后来原稿被欧阳小姐借去……”周公说到这里也就默言。

《不负如来不负卿》周公也曾写了一本送我，他除了如往常的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一段话“国威学弟，丁亥之秋八月既望，起述”贴在封面后空白页上，这次周公还逐一以毛笔订正文十处错误。及在周公逝世后，我买得几本周公签名书，其中一本初版《不负如来不负卿》，内亦有订正，总观全书共13处修正，其中在153页，周公还写下“倒数第二行：李青来为武月卿之误”。

罗任玲曾写过一篇访问周公文章说：“写《红楼梦》眉批的念头，早在他还住外双溪时就已形成，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”一本《红楼梦》眉批悬念二十年方成，是多不容易。

记得当初周公得了文艺奖时，时报要得奖者出一传记，当时周公心里曾想起三位女作家为他执笔，后来周公对我说其中又以罗任玲为第一，这似是后话。



七夕会

七夕会

小街天幕

李京南

七夕会

七夕会